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新疆通史》翻译丛书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

(1869~1895年)

董志勇 毛梦兰 王伟 孟泽锦 王薇 ◎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

(1869~1895年)

董志勇 毛梦兰 王伟 孟泽锦 王薇 ◎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1869~1895年/董志勇等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10

(新疆通史翻译丛书)

ISBN 978-7-228-17075-3

I.①英… II.①董… III.①侵华—历史—英国—1869~1895②侵华—历史—俄罗斯—1869~1895③新疆—地方史—史料—1869~1895
IV.①K256.9②K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7323号

- ◎ 出版统筹 若 贤
- ◎ 责任编辑 范勇胜
- ◎ 装帧设计 若 贤
- ◎ 李晓瑜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乌鲁木齐科恒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33印张
字 数 470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 000册
定 价 89.00元

前言

新疆古称西域,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的腹地。历史上,这里曾经是中西陆路交通的主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又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次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从那时起,新疆划入了汉朝的版图,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全面、深入、正确地阐明新疆历史,包括各民族的发展史和宗教演变的历史,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2005年年初,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批准,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决定编写多卷本的《新疆通史》,并成立了《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按照计划,《新疆通史》项目包括三部分,或称三大工程,即主体工程、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其中,辅助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翻译一批外国学者研究新疆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

众所周知,在远古时期,古老的黄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早期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就在新疆地区交融,众多古代民族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使数千年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积淀比较好地保留了下来,新疆已经成为一处有着深厚底蕴和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宝地!

从19世纪70年代起,新疆丰厚的历史文化逐渐为国外学者所了解。来自俄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瑞典的各种名号不一、目的不同的探险队、测量队和考察队,陆续走进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当时,这些探险队

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1860-1895年)

在亚洲的中部,在中国西北地区不断发出有惊人发现的消息,轰动了世界。人们惊奇地发现,在被视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竟然会埋藏有数千年之久的人类古代文明。这里有写在木板、桦皮和纸张上无人识读的文字,有令世人惊叹的佛教石窟壁画,有雕刻各种精致花卉文饰的木器,有早至战国时期内地生产的精美艳丽的丝绸、绢画、雕塑以及漆器、铜器,有中国汉唐时期以及古罗马、波斯制造的各种钱币等等。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部灿烂的古代文化,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西方出现了一批热衷于研究新疆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他们取得了一批非常有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推进了新疆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且促进了中国历史、中亚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的深入研究。

国外学者对新疆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如今,他们早已把研究领域扩大到了新疆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与他们经常进行学术交流,了解他们的研究情况,吸收他们优秀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编写好《新疆通史》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邀请有关专家翻译了一些国外学者关于新疆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并从中选择了一部分,作为《新疆通史》项目“翻译丛书”公开出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使大家能够用世界的眼光,多角度、全面地了解、认识新疆的历史,更加热爱我们各族人民的共同家园!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

译者前言

本书主要论述了19世纪60~90年代英国在属地印度北部的殖民政策,以及与中国、俄国在其西北部划分边界的来龙去脉和历史缘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作者在书中使用的主要是英国政府档案资料,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文史料的缺憾,有助于客观地研究新疆历史。

但是,这里首先应当郑重指出的是,作者是从旧殖民主义者的思想观点和逻辑出发,来研究和描述这段历史的。他对当年英俄两国殖民主义者非法武力侵占中国新疆地区领土,肆意非法分割和划定中国以及相邻国家的领土和疆界的历史事实,非但没有谴责之词,反而有赞美之意。书中不仅把阿古柏政权当作独立的政府,而且把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把新疆的少数民族称为突厥人、穆斯林等,这些都是违背历史的。在论述英俄瓜分帕米尔的历史时,称帕米尔为无人管辖地区,并称清朝政府的边界在萨雷阔勒岭和塔克敦巴什帕米尔以东,更是无稽之谈。正是由于当时英国和沙俄的对外侵略扩张,形成了中国西部边疆在中印、中国—阿富汗边界的纠纷。总之,此类无视当时中国在西部边疆地区进行行政治理的历史事实的地方还有许多。由于译者前言的篇幅的限制,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敬请读者在阅读此中译本时,一定要采取尊重历史事实,坚决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

这里还需要解释的一点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使译者感到十分困难的地方是对一些地名译名的选定问题。这是因为本书所涉及的同一地点

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1860—1895年）

的汉文译名,在以往的文献和地图中,经常会出现不一致的地方。个别地点的译名甚至多达五六个,如伊西洱库尔湖、萨雷库里湖等。造成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第一是,由于中国在19世纪是一个正面临豆剖瓜分境地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不但自己无力对这一地区进行详细的测绘和命名工作,更阻拦不住各资本主义列强对这一地区进行非法的测绘和命名。由于不同的资本主义列强的语言文字不同,以及各殖民主义列强测绘的命名规则不同,如有的以当地居民的称呼为主,有的则以殖民主义勘测人员本人或其领队人员的名字为主,导致这些国家在出版世界地图时,对这一地区的同一地点的命名也有所不同。第二个原因是,本书所涉及的许多游牧点、居民点和城镇的主体居民,基本上是中国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和外国居民。由于该地区在近现当代频发地震,导致自然环境变化,进而导致迁徙游牧草场发生变化,以及相关各国边疆地区常常发生战乱,致使一些居民点和城镇的居民接连发生变化。由于各民族和部族的语言和历史往往大有差异,所以他们对同一地点的称呼可能大相径庭。而且即使是生活在不同年代的同一部族的人员,也有可能对同一地点的称呼,有所不同。这使得在不同时期来到这一地区进行测绘工作的相关人员,也会对同一地点标注出发音不同的地名来。第三个原因是,由于中国只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开始大规模组织中国人自己的测绘力量,对中国管辖的相关地区逐步开展详细的测绘和命名工作的。而在完成此项工作之前,中国的地图出版机构,只能主要根据国外出版的相关地图,来对这一地区的各种地理名称,进行音译标注。如1923年由东方学会出版发行的《新疆图志》所附的近20幅较大比例尺新疆边界彩图,1958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的《世界地图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就是如此。加上中国政府曾三次正式公布简化字使用方案,所以即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国人自己的测绘力量所命名的汉语地名,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例如,20世纪70年代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内部发行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集》和2004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的新世纪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集》中所标注的同一地点的汉语地名,就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此外,由于应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宣传报道的急需,

以及应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国修建中国新疆南部至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公路的急需,当时中国的新闻宣传部门、公路建设部门及军事部门,在还没有从中央到地方制定统一的外国地名和中国少数民族聚集区地名译名规则的情况下,在不同的内部发行报刊书籍中及军用地图中,对同一地点的汉文译名和标注也出现了一些不一致的地方。第四个原因是,1987年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反映清时期行政区划的第八册,从清代对同一地点的多种汉语称呼中,选择了一套他们认为最能反映清代前期中国行政管辖范围的地名。而其中有许多地名,尤其是涉及中国新疆南部地区的地名,今天已不使用了,已改用其他称呼了,如喀什噶尔已改称喀什,叶尔羌已改称莎车,等等。

面对以上情况,译者已经根据精审专家所提意见,在正文中尽力选择新译名和使用较为广泛的译名,同时添加脚注,尽力在脚注中写上译者所知道的同一地点的其他汉文译名,以方便读者,尽量使不同年龄段的读者,不会在阅读上产生太大的困难。

在外国人名译名问题上,在以往的历史文献中,实际上也存在着同一个人物往往有不同译名的问题,如荣赫鹏就曾被翻译为“杨哈斯班”。对此情况,译者也已经根据精审专家所提意见,在正文中尽力选择使用较为广泛的译名,同时添加脚注,尽力在脚注中写上译者所知道的对同一历史人物的其他汉文译名,以方便读者。

还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由于本书所说的英属印度在20世纪40~70年代已被分立为三个国家,即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三个国家。而此书所说的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是指现在的中国新疆南部、巴基斯坦北部、印度西北部、阿富汗东北部、塔吉克斯坦南部等地区。为了既符合这一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又符合英文作者的原意,我在定稿时已尽量将原书作者原简单地用“印度”一词来表示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三个国家为一个政治综合体的地方,改用“英属印度”来表示。如在原文为Indian Government的地方,除直接引语外,尽量翻译成“英属印度政府”。

本书的翻译,从资助立项、购买和复制相关的地图和文献资料,一直到初稿和终稿送审,一直得到了《新疆通史》编辑委员会各位领导和具体工作

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1869~1895年)

人员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在此谨代表全体参加翻译的同志,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这里还需要对全书译稿初稿的匿名精审专家以及出版社各层级编审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从匿名精审专家和出版社各层级编审专家所写的审读意见中可以看出,精审专家和出版社各层级编审专家对于我们的译稿是逐字逐句逐标点,进行了极为认真负责的推敲和审读,帮助我们找出不少错译和翻译不适当的地方,政治立场正确而坚定,所提意见非常详细准确具体。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政治和专业学术水平和认真的工作态度,感到非常的佩服。在此谨代表全体参加此书翻译的同志,对匿名精审专家和出版社各层级编审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是本翻译项目的负责人,同时又是最终译文的通校者和定稿者,所以我本人对最后定稿的译稿仍存在的一些翻译不妥和错译的地方负全部责任。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已于1992年转行主要从事哲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对于20年来国内外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状况了解得很少。再加上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参加翻译的人员的英语和汉语文字水平都十分有限,最后定稿的汉文译稿肯定还存有一些翻译不妥和错译的地方,敬祈各位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董志勇

2013年11月19日于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序

与印度的西北边疆不同,印度的北部边疆几乎完全将印度与她的陆上邻邦相互隔绝开来;事实上,现代印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商业往来大多是通过海上通道。不过,在整个19世纪,可以看到英国的特工人员、巡逻人员及军人不断地到那片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山脉地区进行考察并经常插手该地区的事务。尽管许多明智的军人都认为,任何一支大军途经这一块让人难以生存的高地入侵印度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战略性的”边境据点却仍像雨后的蘑菇那样越来越多,而且一个比一个更向前延伸。

进行这样干涉的原因非常简单。假如英国没有保卫好每一个可以进入印度的山口,或者没有将任何潜在的敌对部落管住,俄国就有可能趁机而入。因此,英国不断花费大量的金钱用以加强和增筑在该地区的道路和堡垒,每一次的加强和增筑都使得英国对该边疆地区的保卫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和扩大。猜测招致猜测。每一次战术上的变动都会招致对方相应的变动,从而产生我们今天称之为“冷战”的那种令人精神紧张的敌对。虽然对该边疆地区实行占领之后随之而来的常常是影响力的扩大,但是英国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征服该边疆地区。英国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控制居住在该地区的居民来确保通往印度平原的各山口、峡谷及谷地的安全。阿尔德博士主要是详细研究了整个边疆地区的一个突出部分——兴都库什山东部地区。这些难以进去的偏远山谷使得居住在那里的那些强悍的居民非常希望保持一种独立的状态。在整个19世纪的后半叶,英国军队几乎

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1869~1895年)

每年都要对这片难以控制的地区及其周边地区进行至少一次小的军事行动。

尽管大英帝国研究丛书从1927年就已开始出版,但是这本书是第一本有关印度次大陆的专题著作。这种明显的忽视仅仅是由于每年的角逐所引起的偶然事件。出版这套丛书最初目的是想鼓励一些年轻的研究生完成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否则的话,后辈学者在从事同类课题研究时,将不得不从落满灰尘的档案架中再次遍寻同样的资料。

- X 已被选出来出版的专题研究著作,从其所论述的地理位置和评价观方面来看,显然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总的来说,这些专著都具有从学术角度尝试精细描述有关大英帝国发展的一些问题。这套丛书不是为了建立作者的声誉而出版的。用一位前辈的话来说,这套丛书是为那些“思想上成熟,但是年纪还轻的作者”而出版的。

英国皇家英联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杰拉尔德·S·格雷厄姆(GERALD S. GRAHAM) 于伦敦 W.C.2 区

前言

本课题是研究英国在英属印度北部大约北纬33到40度,东经70到80度这一地区殖民政策的形成和执行过程的。19世纪末,在这片区域内,有我称之为“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这一区域。这片区域被东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慕士塔格山脉(Mustgh)^①和喀喇昆仑山脉(Karakoram)^②这些巨大的山脉所包裹和保护着。这片区域的北部西起多拉山口(Dora Pass)呈弧形东到喀喇昆仑山口(Karakoram Pass)。^③它由长达300英里险峻的山峰和杂乱的山谷构成。这片巨大的区域显而易见地突入到中亚的中心地带,使它直接处于沙俄帝国明显而坚决的扩张威胁之下。假如没有这一威胁,可能就根本不会出现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这么一回事了。

但是,当时毕竟存在着本书所提到的这一威胁以及一个帝国为了保护其遥远的统治末梢不受另一个帝国所采取的具有潜在危害意义的接近而采取的种种行动。本书主要依据的是当时那些保卫和管理这一帝国以及当时那些似乎天然具有权利保卫和管理这一帝国的人物所写的文字。我们都将毫无例外地不得不默默地承认,对于那些似乎天然具有权利保卫和管理这一帝国的人物确实具有这一权利,就像我们不得不默默地承认存在有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帝国主义是那个时代的主义。尽管人们现在已经

① 指今天喀喇昆仑山脉西段,详见本书英文原书第103页地图——译者注

② 在以往的文献和地图中,又译喀拉昆仑山脉、哈喇昆仑山等——译者注

③ 又译喀拉昆仑山口、卡拉胡鲁木达坂等——译者注

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1860-1895年)

那一段历史加上了一个新的更具恐怖意义的名称,即在中亚地区所进行的“大角逐”,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是没有权利忽视那一段历史,更没有权利利用当今的价值观去评判那一段历史的。

但是,事情恰恰与此相反。在十九世纪末,这个地区曾具有重要地位,随后又失去了其重要地位。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使人们又再次开始重新重视本文所研究的这个地区的重要地位。如今,运送军事力量的飞机可以在一小时内飞越过去需要花四五天的时间才能走完的从白沙瓦(Peshawar)到奇特拉尔(Chitral)^①的路程。处在中亚地区北部的洲际导弹则更是可以运载着核武器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飞越这世界上最巨大的山脉群而彻底摧毁整个白沙瓦。它已将19世纪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变得根本不值一提。高海拔和极度贫瘠的高原对现代化的军队来说已经不算是一回事了。今天中国的坦克已经开到过去曾是禁区的拉萨城(Lhasa)这件事情已充分显示出来了这一点。不过,如今负有使命的特工人员以意识形态作为他们的致命武器。他们给这片区域带来的威胁,一点也不比19世纪的军人少。如今这片脆弱的北部边疆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这种威胁既来自于苏联的亚洲部分,也来自于作为苏联的盟友且正受共产主义控制的中国的新疆地区(Sinkiang),并途经拉达克(Ladakh)来自于正由中国统治着的西藏(Tibet)。此外,正当这片地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军事威胁之时,这片地区的安全保卫责任又被移交给了两个相互敌对的主权国家。1957年,我在本书的基础、我的博士论文结尾处写道:“在这里……可怕的铁幕和竹幕连接到了一起。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其北边所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种形势。在这里,自由亚洲和共产国际亚洲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新的‘大角逐’。这场新的‘大角逐’可能在日后将会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在我写过这些文字之后,时间已过去了五年。在这五年中,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均证明,我说的那些话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我说的这些话有哪些错误的话,那也是因为它提醒得还不够。这是因为,事情已经确证,在我说过那些话之后,中国已经向印度提出了五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要求,并已实际占

① 又译吉德拉尔、契特拉尔、契特腊尔等——译者注

领了其中很大的一片土地。甚至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巴基斯坦和中国已同意划分两国之间的共有边疆。假如巴基斯坦准备寻求目前正由它所控制的地区的话,那么它所依据的历史资料恐怕大多数就是本书所据以成书的那些历史资料。这是因为处于亚洲的这段国际边界线是在 1865 ~ 1895 年期间初次形成和稳定的。本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从英国的角度出发来描述这段国际边界线是如何形成和稳定的。

G·J·阿尔德

1962 年 5 月于伦敦大学

前
言

致 谢

致
谢

本书的成书得益于很多人的帮助。首先,我要感谢R·W·格里夫斯夫人(R. W. Greaves)。是她最早向我以及我所在的布里斯托尔大学推荐研究这一课题。这使我得以花整整三年的时间来全职研究这一课题。此外,她还为筹措本书的出版经费而尽心尽力。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这几年中,以及在后来的几年中,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历史学候任教授F. C.琼斯博士(Dr F. C. Jones),给予我极有耐心和富有帮助的指导,对此我深表感谢。进行此类历史研究离不开图书馆及其工作人员的帮助。为此,我要特别感谢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S. C.萨顿先生(S. C. Sutton)及其工作团队,并感谢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陆军部图书馆以及英国国家档案馆工作人员对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特别要对英国国家档案馆的肯尼思·泰明斯先生(Kenneth Timings)对我的友情帮助提出感谢。我还要感谢查尔斯·布坎南爵士(Sir Charles Buchanan)允许我查阅他祖父的私人信件,感谢奥格尔比基金会(Ogilby Trust)的管理人员允许我查阅罗伯茨勋爵(Lord Roberts)有关印度的文献资料。还有很多我的朋友和帮助者使我觉得我自己非常幸运。理查德·普林克(Richard Plincke)为我准备好了相关的地图;我的母亲,以及林·威廉森小姐(Lyn Williamson),纳丁娜·麦克劳德夫人(Nadina Macleod),尤其是丽塔·希拉德小姐(Lita Shellard),她们不畏烦难,帮助我把大量的手写稿用打字机打了出来;约翰·沃尔德伦(John Waldron),我的姐姐吉莉安·克拉克森夫人(Gillian Clarkson),我的未婚妻萨利·霍纳小姐

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1869-1895年)

(Sally Horner)帮助我进行了所引资料的核对工作;乔斯林·弗格森小姐(Jocelyn Ferguson)则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长时间地帮我查阅相关资料。对以上这些人我深表感谢。我还要深深地致谢G.S.格雷厄姆教授。在我冒险把一篇论文拓展为一本书的那段时期,他曾始终给予我坚定不移的鼓励和支持;最后,我要深深地致谢使得这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的英国皇家英联邦学会的慷慨解囊。

G. J.阿尔德

